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三十一

宋 裴駰 撰

史記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髪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

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荆
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
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
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
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
周之北故夏虛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
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
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

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
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畀立是時晉
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畀卒子去齊立去
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
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
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
夷蠻之吳興太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
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吳

殺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客之幣辭）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杜預曰吳興烏程縣南也）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世本曰諸樊徙吳也）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服虔曰宣公曹伯盧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于師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

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三年齊相

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子慶封朱方之縣吳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周樂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杜預曰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為歌周南召南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王肅曰言始造王基也猶未也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也杜預曰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杜預曰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歌邶鄘衛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賈逵曰淵深也杜預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

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東義不至於困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姒之憂故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歌王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杜預曰王黍離也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服虔曰平王東遷雒邑杜預曰宗周殞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也歌鄭賈逵曰鄭風東鄭是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表東海者

其太公乎王肅曰言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服虔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杜預曰言其或將復興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賈逵曰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其周公之東乎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東乎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也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徐廣曰盟一作明駰案賈逵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杜預曰惜其國小而無明君歌唐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杜預曰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服虔曰鄶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無所刺譏歌小雅杜預曰小雅小正亦樂歌之章曰美哉思而不貳杜預曰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也怨而不言王肅曰非不能言畏罪咎也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歌大雅杜預曰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杜預曰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杜預曰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杜預曰頌者以

其成功告於神明　曰至矣哉　賈逵曰言道備至也　直而不倨　杜預曰倨傲也　曲而不詘　杜預曰詘撓也　近而不偪　杜預曰謙退也　遠而不攜　杜預曰攜貳也　遷而不淫　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酆武王居鄗杜預曰淫過蕩也　復而不厭　杜預曰常日新也　哀而不愁　杜預曰知命也　樂而不荒　杜預曰節之以禮也　用而不匱　杜預曰德弘大　廣而不宣　杜預曰不自顯也　施而不費　杜預曰因民所利而利之　取而不貪　杜預曰義然後取　處而不底　杜預曰守之以道　行而不流　杜預曰制之以義　五聲和八風平　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方之氣謂之八風　節有度守有序　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　盛德之所同也　杜預曰頌有殷魯故

曰武德之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箾舞曲也南籥以籥舞也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致太平也見舞大武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賈逵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曰聖人之弘也賈逵曰弘大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服虔曰慙於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賈逵曰夏禹之樂大夏也曰美哉勤而不德服虔曰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曰德至矣哉大矣服虔曰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美盡善也如天之無不燾也賈逵曰燾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

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黄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服虔曰入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之事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難在魯昭公八年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

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於戚聞鐘聲服虔曰孫文子鼓鐘作樂也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服虔曰辯若鬬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畔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王肅曰言至危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況於鐘鼓乎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

服虔曰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家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杜預曰富必厚施故政在三家也吾子直服虔曰直不能曲撓以從衆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劒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劒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

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左傳曰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服虔曰雩婁楚之東邑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眛立王餘眛二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四年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眛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眛之子僚為王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徐廣曰世本曰夷眛生光吳越春秋曰王僚夷眛子與史

記同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左傳曰舟名餘皇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犇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

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服虔曰欲取國乃求勇士專諸賈逵曰吳勇士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以兵圍楚之六灊杜預曰灊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服虔曰察彊弱楚發兵絕吳兵後

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服虔曰時言可殺王時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得也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王肅曰聘晉還至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曰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杜預曰掘地為室也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

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音披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室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己素避之也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服虔曰全魚炙也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匈賈逵曰交專諸匈也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杜預曰吳自諸樊已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復命哭僚墓服虔曰復命於僚哭

其墓也復位而待杜預曰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披美反亡奔吳徐廣曰伯嚭州犂孫也史記與吳越春秋同吳以為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

楚之居巢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北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服虔曰鄖楚縣鄖公弟欲弒昭王昭王與鄖公

犇隨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服虔曰鄀楚邑十五年孔子相魯十九年夏吳

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檇音醉李賈逵曰檇李越地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也越使死士挑戰徐廣曰一作覃越世家亦然或者以為人名氏乎駰案賈逵曰死士死罪人也鄭衆曰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杜預曰敢死之士也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左傳曰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勾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越絕書曰闔廬冢在吳縣閶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澒池六尺玉鳬之流扁諸之劒三千方員之口三千槃郢魚腸之劒在焉卒十餘

萬人治之取土臨湖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丘 王夫差越絕書曰太伯到夫差二十六代且千歲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中椒山也報姑蘇也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服虔曰行成求成也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滅夏后帝相服虔曰夏后相啟之孫帝相之妃后緡方娠賈逵曰緡有仍之姓也杜預曰

娠懷身也逃於有仍賈逵曰有仍國名后緡之家而生少康服虔曰后緡遺腹子少康為有仍牧正王肅曰牧正牧官之長也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賈逵曰有虞帝舜之後杜預曰梁國虞縣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賈逵曰綸虞邑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賈逵曰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後遂收夏眾撫其官職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眾撫修夏之故官憲典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服虔曰以鮌配天也不失舊物賈逵曰物職也杜預曰物事也令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勾踐大於少康令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

乎且勾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勾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至繒杜預曰琅邪繒縣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

哀公七年 男五年

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為騶伐魯至吳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王肅石田不可耕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服虔曰顛殞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遺商之以興徐廣曰一本作盤庚之誥有顛之越之商之以興子胥傳誥曰有顛越商之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服虔曰鮑氏齊大夫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服虔

以爲櫝和名恐使自知

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齊鮑氏殺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乃從海上徐廣曰一作中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皋服虔曰橐皋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杜預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勾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

其聞也賈逵曰惡其聞諸侯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服虔曰以絕口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為我長杜預曰吳為太伯後故為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杜預曰為侯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歃晉次之與外傳同駰案賈逵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敘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勾踐率兵使伐

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勾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勾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韋昭曰句章東海口外洲也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越絶書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位越王使干戈人一壘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五十七里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

得而稱焉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子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事

史記集解卷三十一

史記集解卷三十二

宋 裴駰 撰

史記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

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葢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濵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

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

左杖黄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泰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

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
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
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
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
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犂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
營邱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
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
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

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召公奭)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疆境所至也)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邱葢太公之卒百有餘年(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鄭玄曰太公受封留為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乃葬齊皇覽曰吕尚冢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子丁公吕伋(徐廣曰一作及)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徐廣曰周夷王)而立其弟靜是為

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邱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淄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

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成公九年卒子莊公
購立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為
諸侯五十六年晉弒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
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弒其
兄隱公而自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
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
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
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

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鬬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公羊傳曰搚幹而殺之何休曰搚折聲也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徐廣曰年表云去其都邑十二年初襄公

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賈逵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杜預曰臨菑縣西有地名葵邱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服虔曰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服虔曰為妾在宮也使之間襄公王肅曰候公之間隙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賈逵曰齊地也遂獵沛邱杜預曰安樂博昌縣南有地名貝邱見彘從者曰彭生服虔曰公見彘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為豕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茀三百茀出

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茀茀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茀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茀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殺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賈逵曰渠邱大夫也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自

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賈逵曰齊正卿高敬仲也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别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

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涸竭故曰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

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名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賈逵曰堂阜魯北境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也齊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徐廣曰或作崩也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

禄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郯徐廣曰一作譚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濟北蛇丘縣東北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杜預曰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何休曰上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也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徐廣曰一云已許之而背信殺劫也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

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杜預曰甄衛地今東郡甄城也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賈逵曰掌百工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

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徐廣曰史記僖字皆作釐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邱賈逵曰衛地也而立衛君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賈逵曰蕩搖也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

侯伐蔡蔡潰賈逵曰民逃其上曰潰也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左傳曰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也賜我先君履杜預曰所踐履之界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賈逵曰包茅菁茅包匭之也以供祭祀杜預曰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為辭責問楚也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

其問之水濱杜預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陘杜預曰陘楚地

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杜預曰召陵潁川縣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韋昭曰方城楚北之阨塞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是也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

秋齊伐陳左傳曰討不忠也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杜預曰陳留外黄縣東有葵丘也周襄王使宰孔賜桓

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賈逵曰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韋昭曰下堂拜賜也秋復會諸侯於葵邱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公羊傳曰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晉侯病後遇宰孔孔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淖子徐廣曰史記卓多作淖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

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地里志曰令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令離聲相近應劭曰令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子亦作離字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

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管仲曰衛

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公曰豎刀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服虔曰內婦言也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賈逵曰宋華子之女子姓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

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也）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　杜預曰內寵內宮人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徐廣

曰敘一作臨也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皇覽曰桓公冢在臨菑南城十七里所菑水南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服虔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

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衆

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庸職之妻好公内之宫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注曰申池海濱齊藪也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

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横九畆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王子城父攻殺之（賈逵曰王子城父齊大夫）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弑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偪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強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

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賈逵曰八百乘六萬人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徐廣曰一作摩笄下賈逵曰靡笄山名也癸酉陳于鞍服虔曰鞍齊地名也逢丑父賈逵曰齊大夫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

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絓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徐廣曰一作陘駰案賈逵曰馬陘齊地齊侯請以寶器謝左傳曰賂以紀甗玉磬也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杜預曰桐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賈逵曰蕭附庸子姓令齊東畝服虔曰欲令齊隴畝東行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

毋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爲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鞌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虚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説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皇覽曰頃公冢近吕尚冢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爲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二

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服虔曰數從諸侯征伐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賈逵曰從之東垂也）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

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竇之邱殺之八月

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莊

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徐廣曰史記多作逞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

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門入晉曲沃

賈逵曰欒盈之邑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賈逵曰孟門太行皆

晉山隘也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賈逵曰晉邑六年初棠公妻好

賈逵曰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

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

合謀襲齊而不得閒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為崔杼閒公服虔曰伺公閒隙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服虔曰公以為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宦者賈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服虔曰言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服虔曰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

陪臣爭趣徐廣曰爭一作扞有淫者不知二命杜預曰言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弒之晏嬰立崔杼門外賈逵曰聞難而來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服虔曰謂以公義為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若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服虔曰言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杜預曰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也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曰置之所以得人心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徐廣曰史記多作著臼是為景公

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弒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

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成杜預曰濟陽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也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嫳賈逵曰嫳齊大夫慶封之屬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杼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服虔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欒

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僇崔杼尸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以千社封之賈逵曰二

十五家為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

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服虔曰東海祝其縣是也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夷也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

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毋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杜預曰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也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齊東鄙邑景公卒

曰景公冢與桓公冢同處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徐廣曰一作壽黔奔衛公子鉏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杜預曰稱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也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服虔曰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徙衆何所適也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偽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

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圉奔魯賈逵曰圉晏嬰之子八月齊秉意兹徐廣曰左傳八月齊邴意兹奔魯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槖中置坐中央發槖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

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賈逵曰齊邑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讙闡杜預曰闡在東平剛縣北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侯康子叔父也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

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弒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徐廣曰年表曰簡公壬者景公之子也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闞止有寵焉賈逵曰闞止子我也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杜預曰心不安故數顧也御鞅言簡公賈逵曰鞅齊大夫也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杜預曰擇用一人也弗聽子我夕

服虔曰夕省事田逆殺人逢之服虔曰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杜預曰逆子行陳氏宗遂捕以入杜預曰執逆入至於朝也田氏方睦服虔曰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服虔曰使陳逆詐病而遺也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為陳氏所怨故與盟而請和也陳宗宗長之家初田豹欲為子我臣賈逵曰豹陳氏族也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孫齊大夫也杜預曰言介達之意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杜預曰終喪也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服虔曰言我與陳氏宗疏遠也且其違者不過數人

服虔曰違者不從子我者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謂闞止也子謂陳常也子行舍於公宮服虔曰止於公宮為陳氏作內閒也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子我在幄杜預曰幄帳也聽政之處也出迎之遂入閉門服虔曰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入宦者禦之服虔曰闞豎以兵禦陳氏子行殺宦者服虔曰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服虔曰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成子遷諸寢服虔曰欲從公令居寢也公執戈將擊之杜預曰疑其作亂也太史子餘服虔曰齊大夫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杜預

曰言將為公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杜預曰以公怒故也聞公猶怒將出服虔曰出奔也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杜預曰言需疑則害事誰非田宗杜預曰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杜預曰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服虔曰會徒衆攻闈與大門服虔曰宮中之門曰闈大門公門也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邱人執子我以告賈逵曰豐丘陳氏邑也殺之郭關服虔曰齊關也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服虔曰子方子我之黨大夫東郭賈也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杜預曰子方取道中待人車出雍門杜預曰齊城門田豹與之車弗受

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左傳曰東郭賈奔衛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弒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徐廣曰年表曰平公之時抑自出稱田氏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

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濵二十六年康公卒吕氏遂絶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彊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史記集解卷三十二

史記集解卷三十三

宋 裴駰 撰

史記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第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羣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

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為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鄭玄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

圭孔安國曰璧以禮神圭以為贄告于大王王季文王孔安國曰告謂祝辭史策祝孔安國曰史為策書祝祠也鄭玄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徐廣曰阻一作淹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馬融曰武王受命於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孔安國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也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孔安

國曰言不救則墜天寶命也救之則先王長有所依歸矣鄭玄曰降下也寶猶主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今我其即命於元龜孔安國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卜知吉凶者也馬融曰元龜大龜也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孔安國曰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馬融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孔安國曰不許不愈也屏藏言不得事神周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孔安國曰占兆書也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王肅曰籥藏占兆書管也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

圖孔安國曰我新受三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道能念予一人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玄曰茲此也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孔安國曰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也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孔安國曰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也周公乃告太公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

於令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

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徐廣曰一作穗穎即穗也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徐廣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毛詩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毛傳曰鴟鴞鸋鴂也王亦未敢訓周公徐廣曰訓一作誚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玄曰步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父恭也使太保名公先之雒相土鄭玄曰相

視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禮記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倍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戸牖之間周公於前立也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匑匑如畏然徐廣曰匑匑謹敬貌也見三蒼音窮窮一本作䆗䆗也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

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孔安國曰用法度也治民震懼不敢荒寧馬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為與小人孔安國曰父小乙使之久居人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也馬融曰武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於外與

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玄曰為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也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孔安國曰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嘿三年不言言孝行著也鄭玄曰楣謂之梁闇謂廬也言乃讙鄭玄曰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不敢荒寧密靖殷國馬融曰寧安也至于小大無怨孔安國曰小大之政民無怨者言無非也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尚書云五十九年其在祖甲孔安國曰王肅曰祖甲湯孫太甲也馬融曰鄭玄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不義惟王久為小人孔安國曰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宮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于外知小人之依能

保施小民不侮鰥寡孔安國曰小人之所依依仁政也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也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王肅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孔安國曰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也在今後嗣王紂誕淫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駰案馬融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孔安國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

以君臣立政為戒也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没曰必葬我成周徐廣曰衛世家云管叔欲襲成周然則武說尚書者不以成周為洛陽乎諸侯年表敘曰齊晉楚秦其在成周微之甚也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徐廣曰一作簡駰案孔安國曰所藏請命策書本也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孔安國曰二公倡王啟之故先見書也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鄭玄曰問者問審然

否也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鄭玄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孔安國曰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孔安國曰郊以玉幣謝天也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徐廣曰築拾也駰案馬融曰禾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歲則大孰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禮記曰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

子之禮祭文王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玄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也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襃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行不樂不

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簡不易有近乎簡易民必歸之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孔安國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駰案尚書作棐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作肸誓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牿馬牛其風臣妾逋逃鄭玄曰風走逸臣妾厮役之屬也勿敢越逐敬徐廣曰一作振復之孔安國曰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也衆人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無敢寇攘踰牆垣鄭玄曰寇劫取也因其失亡曰攘魯人三郊三隧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峙爾芻茭糗糧楨榦孔安國曰皆當儲峙汝糧使足

食多積芻茭供軍牛馬馬融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孔安國曰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無敢不及有大刑馬融曰大刑死刑作此肹誓遂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煬公築茅徐廣曰一作第又作夷闕門世本曰楊公徙魯宋忠曰今魯國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徐廣曰世本作徽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獻公三

十二年卒徐廣曰劉歆云五十年皇甫謐云三十六年子真公濞立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韋昭曰令不行則政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韋昭曰使長事少故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

教民逆也唐固曰言不教之順而教之逆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韋昭曰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韋昭曰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誅之亦失不誅亦失韋昭曰誅之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徐廣曰劉歆云立二年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徐廣曰一作訓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韋昭曰穆

仲仲山父之謚也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也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韋昭曰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韋昭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是為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徐廣曰表云弗生也立是為惠公惠公三十年晉人弒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弒其君孝侯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

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徐廣曰一作軌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賈逵曰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杜預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棠亭魯侯觀漁臺也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穀梁傳曰祊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十一年冬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

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也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服虔曰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杜預曰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賈逵曰鍾巫祭名也齊于社圃杜預曰社圃園名館于蔿氏服虔曰館舍也蔿氏魯大夫揮使人弒隱公于蔿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

糜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 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穀梁傳曰桓公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公羊傳曰周公廟曰太廟 三年使揮迎婦于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鄭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杜預曰始議行事也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賈逵曰申繻魯大夫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服虔曰為公設享讌之禮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

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名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

年魯莊公與曹沬會齊桓公於柯曹沬刧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社韋昭曰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軍容公往觀之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賈逵曰黨氏魯大夫任姓見孟女賈逵曰黨氏之女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服虔曰割其臂以與公盟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杜預曰梁氏魯大夫也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

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何休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杜預曰鍼巫氏魯大夫也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服虔曰鴆鳥一曰運

日烏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杜預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繼其祿也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為君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犇陳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

賈逵曰卜齮魯大夫也宮中之門謂之闈

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

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閒于兩社為公室輔賈逵曰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臣所在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釐公元年以汶陽鄪封季友賈逵曰汶陽鄪魯二邑杜預曰汶陽汶水北地也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季友為相九年晉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徐廣曰卓一作悼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立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興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

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服虔曰魯地也獲長翟喬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服虔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舂猶衝埋其首於子駒之門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以命宣伯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鄋瞞長翟國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邱杜預曰宋地名獲長翟緣斯賈逵曰喬如之祖晉之滅路在魯宣公十五年獲喬如弟棼如齊惠公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

北門索年表齊惠公二年魯宣公之二年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服虔曰獲與喬如同時

鄋瞞由是遂亡杜預曰長翟之種絶十五年季文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倭徐廣曰一作倭倭私事襄仲服虔曰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服虔曰叔仲惠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

三桓彊服虔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宣公俀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徐廣曰肱一作股立是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服虔曰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杜預曰襄仲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服虔曰歸父襄仲之子宣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左傳作龍杜預曰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夏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鞍齊復歸我侵地

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服虔曰宣伯叔孫僑如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四年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

冠襄公於衛左傳曰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韋昭曰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軍三家各征其一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左傳曰毀也魯人立齊歸之子裯徐廣曰一作袑為君服虔曰胡歸姓之國也齊謚也是為昭公昭公年

十九猶有童心服虔曰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服虔曰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杜預曰先人事後卜筮義鈞謂賢等今禂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杜預曰言其嬉戲無度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名昭公昭公往賀春秋云七年三月公如楚賜昭公

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左傳曰好以大屈服虔曰大屈寶金可以為劒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于章華與之大曲之弓既而悔之大屈殆所謂大曲之弓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恥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鸜鵒來巢周禮曰鸜鵒不踰濟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宜穴而巢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曰賈逵曰師已魯大夫也文成魯文公成公鸜鵒來巢公在乾侯鸜鵒入處公在外野季

氏與郈氏徐廣曰一本作厚世本亦然鬬雞杜預曰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鬬雞季氏芥雞羽服虔曰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坌郈氏雞目杜預曰或云以膠沙播之為介雞郈氏金距服虔曰以金錔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服虔曰怒其不下己也侵郈氏之宫地以自益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會賈逵曰昭伯臧孫賜也偽讒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因季氏人季平子怒因臧氏老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太臣臧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杜預曰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益縣南入泗水請囚於鄪

弗許服虔曰鄪季氏邑　請以五乘亡弗許服虔曰言五乘自省約以出　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左傳曰鬷戾　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賈逵曰懿子仲孫何忌　聞叔孫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巳亥公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

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賈逵曰魯邑）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内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賈逵曰申豐汝賈魯大夫）許齊臣高齮子將粟五千庾（賈逵曰十六斗為庾五千庾八萬斗）子將言於齊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服虔曰異猶怪也）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内之道卒（春秋曰宋公佐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内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棄魯乎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

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服虔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王肅曰示憂戚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服虔曰史墨晉史蔡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

有大功於魯受鄆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曰器車服名爵號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因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為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服虔曰陽關魯邑

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滛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服虔曰仲由子路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杜預曰墮毀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孔安國曰桓子使定公受齊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

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一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之作

難故君臣多間賈逵曰間隙也公游于陵阪服虔曰陵阪地名遇孟武伯於衢曰請問余及死乎杜預曰問己可得以壽死不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杜預曰陘氏即有山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公元甲辰終庚午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三十七年悼公卒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於秦惠王卒楚懷王死年合又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歆歷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皇甫謐云悼公四十年元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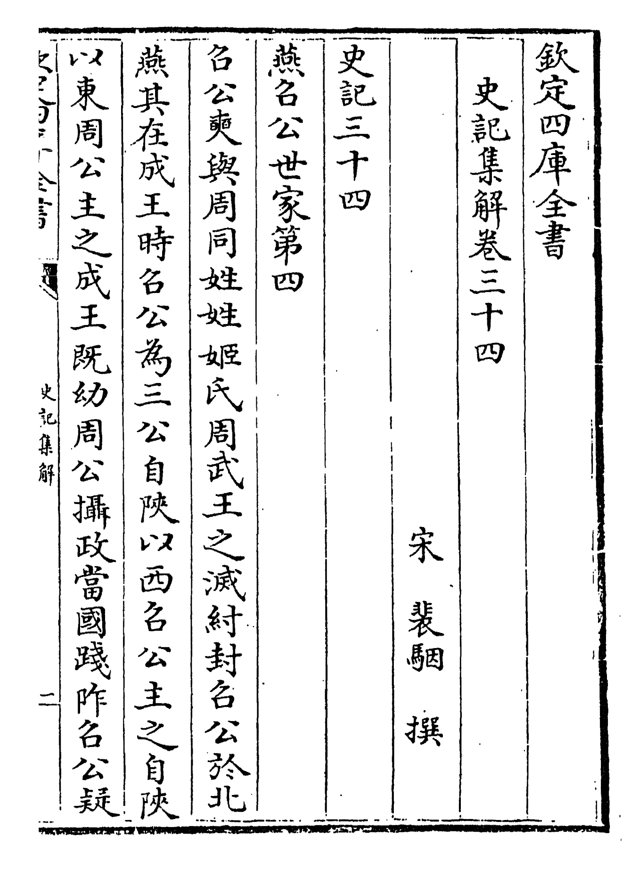
未終庚戌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辛亥終辛未子顯立是為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壬申終甲辰子奮立是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丙寅子屯立是為康公康公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丁卯終乙亥子匽立是為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丙子終甲辰子叔立是為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甲子子賈立是為文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年文公卒徐廣曰皇

甫謐云元乙丑終丁亥子讎立是為傾公傾公二年秦拔楚之郢徐廣曰年表云文公十八年秦拔郢楚走陳楚傾王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傾公亡遷於下邑徐廣曰下一作卞為家人魯絕祀傾公卒于柯徐廣曰皇甫謐云元戊子終辛亥魯起周公至傾公凡三十四世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者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齗齗如也齗魚斤反東州語也益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愧自守故齗齗爭辭所以為道衰

也

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史記集解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三十四

宋 裴駰 撰

史記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

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馬融曰名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苟貪寵也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孔安國曰伊摯佐湯功大至天謂致太平也鄭玄曰皇天北極天帝也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孔安國曰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其不及二臣馬融曰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鄭玄曰上帝太微中其所疏也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安國曰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也賢咸子巫氏也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孔安國曰高宗即位甘般佐之後有傅說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徐廣曰一無此九字騆案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於是

名公乃說名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名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名公卒而民人思名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自名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是歲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為犬戎所弑秦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

子鄭侯立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桓侯立（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立惠王弟頹為周王（譙周曰案春秋傳燕與子頹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姞姓也世家以為北燕失之）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

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襄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為踐土之會稱伯三十一年秦師敗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三郤大夫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

姬宋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
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
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
卿始彊大平公十八年吳王闔閭破楚入郢十九年卒
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
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
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知伯分
其地三晉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

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歲三晉列為諸侯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為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為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為王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

王使齊為反間欲以亂齊孫子兵法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者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導舍之故反間可得用也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

信子之子之因遺蘓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徐廣曰一作厝毛又曰甘陵縣本名厝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

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决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宫攻子之不克將

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

章子齊人見孟子

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

徐廣曰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駰案汲冢紀年曰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

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徐廣曰噲立七年而死其九年燕人共立太子平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

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

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刼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刼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爲襄王惠王七年卒韓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秦

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徐廣曰在常山今曰高邑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

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屬鉅鹿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閒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將渠為相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

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徐廣曰屬河間）方城（徐廣曰屬涿有督亢亭）劇辛故居趙與龎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龎煖將也欲因趙獘攻之問劇辛辛曰龎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龎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秦拔趙之鄴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燕見秦

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徐廣曰出涿郡故安也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

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

史記集解卷三十四